



Title	俄國漢語研究概況
Author(s)	波波娃, (I.F.Popova)
Citation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Supplemental, 8: 157-168
Issue Date	2012-02-01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6257
Rights	
Type	Article
Textversion	

俄國漢語研究概況

波 波 娃*

俄羅斯漢語語言學史可追溯至1730年西奧菲勒·西格弗裏德·拜耶爾 (Theophil·Siegfried·Bayer, 1694-1738) 於聖彼德堡發表《Museum Sinicum》(《中國博覽》) 之時。拜耶爾, 德國歷史學家、語言學家, 畢業於康尼斯堡大學, 1725年受邀前往彼得堡科學院, 在那裏除研究東方一些語言外, 同時著手研究古代俄羅斯歷史起源。拜耶爾著作《Museum Sinicum》由兩卷組成: (1) Grammatica Sinica (《漢語語法》); (2) Lexicon Sinicum latine explicatum (《漢語詞典》), 該著作由若干文章彙編而成, 是拜耶爾最主要的學術成果。第一卷本包括漢語語法概述、漢字檢索系統概論、對安德莉·穆勒著作《Clavis Sinica》(《釋文解字》) 的說明等內容。第二卷包括漢語字典44個圖表, 用拉丁語對字字義進行注解, 還包含《孔子傳》(Confucii vita) 與《大學》的拉丁文逐字對譯本, 以及一張歐洲與中國度量衡對照表等等。《Museum Sinicum》更傾向於一部有關漢語的哲學著作, 而非語言學著作。拜耶爾在該著作上投入數年時間及大量精力, 但1731年, 拜將該著作寄到北京耶穌會時, 卻遭到該耶穌會會士 Ignatius Kegler (戴進賢, 1680-1746)、Karel Slavicek (嚴嘉樂, 1678-1735)、Dominicus Parennin (巴多明, 1663-1741) 以及 Antoine Gaubil (宋君榮, 1689-1759) 等人的严厉批評。《Museum Sinicum》享譽國際之後, 拜耶爾繼續致力於浩大的編訂工作, 其知名著作為《漢拉丁辭典》¹⁾, 但該著作在1734年拜耶爾病逝之前未能得以完成。

同時, 1713年創始的駐北京東正教傳教使團成員完成滿漢語實用辭典及語法的編訂。1742年, 第四屆北京東正教傳教使團領導人格爾瓦西·連佐夫斯基 (Гервасий Ленцовский), 回國後在聖彼德堡俄羅斯聖教公會收到大司祭安東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 故於1746年) 從北京轉交給他的《漢拉丁辭典》、《漢語語法》及《單詞表》(辭彙, вокабулы)²⁾, 這是提及東正教傳教士有關漢語研究成果的最早年份。令人惋惜的是, 這些著作的作者及目前收藏地點不得而知。眾多優秀的漢學家都是傳教使團學員, 同樣令人惋惜, 其成果大部分均未發表,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長

1) 佩卡爾斯基 Пекарский П. П.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史) 卷1。聖彼得堡: 科學院, 1870, 第189頁。

2) 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俄羅斯漢學史概論)。莫斯科: 東方文學出版社, 1979, 第65頁。

因此這些人的名字沒有成為國際漢學界所知曉。

俄中商貿及外交關係的發展，使得培養常規漢學專家及滿學專家必要性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根據1727年俄羅斯與滿清政府簽訂的《恰克圖條約》相關規定，傳教使團4名學生被派往北京。第一屆傳教使團眾多學生中，最優秀學生是當屬俄羅斯第一位漢語教師拉裏婉·羅索欣(Ил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 1717-1751)。羅索欣從12歲起在伊爾庫茨克蒙語學校學習，三年後被派往中國，並在中國居住長達12年之久(1729-1741年)。在北京，羅索欣致力於《資治通鑑綱目》的編譯和清代中國地圖的編繪外，還在理藩院從事翻譯工作，並在“鄂俄羅斯文館”任教。該文館始建於1705年左右，隸屬於清政府內閣。應教學需要，羅索欣編訂了一部滿漢合璧語法教科書《俄羅斯翻譯捷要全書》(Oroslame ubaliyambuha oiongo babe tucibuhe ioni bithe)。該教材是用滿漢語描述歐洲語言的首次嘗試。之前耶穌會士如馬蒂諾·馬蒂尼(Martino Martini, 約1652年)、法蘭西斯科·瓦羅(Fransisco Varo, 1703年)以及法國學者艾奇彥·福爾曼(1742年)等人的語法其宗旨在借助拉丁語描述漢語。

《俄羅斯翻譯捷要全書》正文部分是對18世紀初俄羅斯較為普遍的教會斯拉夫語語法翻譯(《Грамматика славенския правилное Свнтагма》)加以闡述的。該語法著作由米烈金·斯莫特裏茨基(Милетий Смотрицкий, 約1577-1633)刊刻於1619年。1738年冬，羅索欣與滿人福樂賀共同著手於《俄羅斯翻譯捷要全書》的編譯工作。1745年，二人總共編訂10本手稿，之後阿列克寫·列昂奇耶夫(1716-1786)繼續該項編譯工作，並在已有文本基礎上重新補充4本手稿。《俄羅斯翻譯捷要全書》共14本語法手稿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書號С 72, Н. П. 裏哈切夫收藏)。

該手稿基本引用斯莫特裏茨基語法中的“詞源學”篇，部分引用“正字法”篇及“句法”篇。第一本手稿由兩部分組成：《序言》，福樂賀編譯；語法緒論的部分，包括俄語字母字形、教會通用單詞表及數詞表。第二本是按照中國傳統分類系統排列的詞彙(天、地、人等)。第3至第11本以及第14本手稿對下述俄語語法規則給以敘述：3.《言語變易》；4.《助語》；5.《文旨剖析》；6.《正面之語發明》；7. 陽類單雙單；8. 勤之意；9. 總彙；10.《文理用法》；11.《所有形式及附加變格概述》，漢語名稱無；12. 各種詞類變化概述，漢語名稱無；14. 若干日常俄語單字清單，漢語名稱無。第12本手稿裏俄語翻譯中，列出了從壽平1730年編寫的《清文啟蒙》語法中摘錄的滿語口語句子；第13本手稿則對學生指南《翻譯讀書要法》、課堂行為準則及俄語學制加以描述。關於這一有趣的文獻，伯希和早年已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過，M. П. 沃爾科也在1963年作了簡短描述³⁾。

1741年，拉裏婉·羅索欣返回俄羅斯並執教於外交部的滿漢語學校。但該學校辦了十年，其

3) *Pelliot, P. Mélanges. Sur quelques manuscrits sinologiques conservés en Russie. T'oung Pao. Vol. XXIX. 1932, p. 109*; 沃爾科娃 Волкова М. П. Первый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ащихся (針對中國學生的第一本俄語教科書)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 卷 LXI. 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1963，第154-157頁。

為數不多的畢業生都沒能得到任何漢學成果。羅索欣運用中國傳統的教學方法，在初學階段要求學生熟記《千字文》、《三字經》和《四書》。於此同時，羅索欣編寫了口語課本《漢滿語學校簡單會話》⁴⁾，而為了語音學學習，撰寫了教學參考資料《用俄語字母記錄的漢語發音》。這些教材是最早的滿漢語詞匯的俄語音譯範例⁵⁾，現存於當時肄業於該校的學生雅科夫·瓦爾科夫的筆記中。1744年，羅索欣編纂了一本袖珍版俄漢辭典，該辭典包括1700個漢語單詞，並將這些單詞按照詞義和詞彙類型加以分類⁶⁾。詞典中還包括若干日常口語句式，如：“勤學”、“好日子過去了”、“於我”、“和你”、“在那裏”、“從那裏”等。

18世紀下半期，阿列克寫·列昂奇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編寫了諸多參考資料、會話手冊及辭典，這些著作具有廣泛實用性，漢語教學需要同時應運而生。作為俄羅斯第三屆傳教使團學生，列昂奇耶夫在中國度過了13年（1736-1743），其後任外務院翻譯。列昂奇耶夫漢學方面的主要成果發表於1770-1780年。著作選題相當多樣化：中國地理及歷史、俄中關係、法律、倫理學、哲學、行政結構學及行政指令。列昂奇耶夫還將包括《大學》、《中庸》、《易經》（部分）、《孟子》等20多部中國經典著作從漢語、滿語譯成俄語⁷⁾。

北京第七屆傳教士團（1781-1794）學生安東·弗拉德金（Антон Владыкин, 1761-1811）繼續了漢語教科書的編訂工作，其專長為滿語學，主要著作《滿語語法》⁸⁾，編撰於1804年。作為辭典編纂者，弗拉德金一生積極努力鑽研，並在其手稿中留有五部辭典、教科書及譯著。1798-1808年弗拉德金致力於依照俄文索引編纂《滿漢俄語辭典》⁹⁾。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

4) Школьные простыя манджур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разговоры [參見 斯卡奇科夫 П. Е., 第44頁]。

5)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ПФА РАН），第II類，目1，件113，第3頁。參見 Вебер 韋貝爾 К., Иванов 伊風格 А., Котвич 科特維奇 Вл., Руднев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русской транскрипци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漢字俄羅斯拼寫問題探討)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俄羅斯考古學會東區分部學刊)。1907-1908, 卷XVIII, 第074-095頁。

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俄漢小詞典)。1744, 95頁 // Библиотек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文獻部) (34.8.9); 樂國貝格 Рей хберг Г. О неизвестной рукописи Рассохина (關於羅索欣未發表手稿)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ультур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РАНИОН) (東方民族種族傳統文化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研究協會社會科學研究院) 學術文獻) 卷2, 1930, 第95-99頁。

7) [列昂奇耶夫 А.Л.] Китайские мысли (中國思想。聖彼得堡, 1772, 1775, 1786); Девей -китаец (德沛中國人。聖彼得堡, 1771, 1772); Ге янь, то есть умные речи (格言, 即深奧的言論。聖彼得堡, 1776, 1779); Китайское уложение (大清律。聖彼得堡, 1778-1779. 1-2部)。Да сию, то есть Учение великое (大學, 即偉大的學問。聖彼得堡, 1780); Джун юн, то есть Закон непреложный (中庸, 即不可違背的法律。聖彼得堡, 1784); Букварь китайский (漢語識字課本。聖彼得堡, 1779)。

8) «Манджур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юношества сочиненная Антоном Владыкиным 1804 год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滿語語法。1804年在聖彼得堡安東·弗拉德金針對俄羅斯青年編寫) //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原稿部 (Дорн 多恩 691)。

9) Маньчжурско-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滿漢俄語詞典》//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

獻研究所漢語學檔案室的該辭典手稿中，依然留有法文標注，該標注可能出自1805年和弗拉德金一起隨由 Ю. А. 戈洛夫金領導的使團前往 Ю. 克拉普羅特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 之手。

18世紀，俄羅斯漢學家漢語研究的主要貢獻，首先是辭典編纂工作。漢學家編制的辭典及教科書充分證明，其作品目的在於語言實踐性開發及教學，而並非學術語言學。漢語學發展形勢的改變，始於傑出學者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教名：Иакинф 乙阿欽特，雅經，1777-1853) 的學術研究。此人研究興趣極其廣泛，在歷史、地理及漢語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作為第九屆傳教使團團長，乙阿欽特在中國度過了14個年頭 (1807-1821)。在北京時，乙阿欽特忽略了身為傳教士在中國傳播東正教及教義漢語翻譯的本職工作，潛心撰寫出大量具有重大價值的著作，其著作於1820年末、1850年先後在聖彼德堡發表¹⁰⁾。乙阿欽特學術研究的主要意義，在於在他之前，俄羅斯關於中國的基本資訊收集並不是來自漢語，而是來自滿語。

像之前的傳教使團前輩一樣，乙阿欽特首先開始學習滿語和蒙語，之後意識到，對於中國研究而言，漢語成果具有首要意義，而滿語出版物只是翻譯作品，因此乙阿欽特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漢語史料研究上。多年來，乙阿欽特致力於多半為本人使用的辭典編譯工作，因此這些辭典沒有得以發表而只是保留在其手稿中：《俄文字母標注之漢拉丁語音辭典》¹¹⁾、《俄文字母標注之簡明漢俄語音辭典》¹²⁾、《滿漢俄製錶業行業術語辭典》¹³⁾。乙阿欽特還將滿漢語辭典《清文鑑》¹⁴⁾ 的大部分翻譯成俄語。與諸多小辭典編譯同時，乙阿欽特編譯了《俄文字母標注漢俄辭典》12卷。1807年，乙阿欽特在北京著手眾多辭典的編譯工作，並在生活實踐中對內容加以充實¹⁵⁾。乙阿欽特

學家檔案館 (Архив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檔案 88，件 1，373 頁。

10) [Бичурин 比丘林 Н. Я.] 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а в его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西藏志。聖彼德堡，1828)；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 (蒙古榨記，2 卷。聖彼德堡，1828)；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志。聖彼德堡，1829)；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 (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聖彼德堡，1829)；Сань-цзы-цзин или Троеслово (三字經。聖彼德堡，1829)；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京畿志。聖彼德堡，1829)；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 до Р.Х. до 1227 по Р.Х. (西藏和青海史 (西元前2282—西元1227。聖彼德堡，1833)；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 (15世紀迄今)。聖彼德堡，1834)；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中國，其居民、道德、風俗、習慣、教育。聖彼德堡，1840)；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中華帝國政治概覽，2 部。聖彼德堡，1842)；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中國的敏情和風尚，4 部。聖彼德堡，1848)；Сведения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3 卷。聖彼德堡，1853)。

11)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 (АВ ИВР РАН)。檔案 7，目 1，件 24-25，1887 頁。

12)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檔案 7，目 1，件 28-29，1277 頁。

13)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檔案 7，目 1，件 36，10 頁。

1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檔案 7，目 1，件 30，424 頁。

15)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檔案 7，目 1，件 22-23，1797 頁。

辭典編纂成果的大部分，都是按照發音規則、俄語字母編纂的。乙阿欽特開發了一套借助於俄羅斯西里爾字母幫助的漢語發音發聲翻譯系統。

漢語語音學及語法學是乙阿欽特學術成果中的兩個重要領域。1835年，乙阿欽特於聖彼德堡出版《漢文啓蒙》(1838年修訂)¹⁶⁾，該著作在俄羅斯漢語學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俄中邊境商貿小城恰克圖的漢語學校教學中，《漢文啓蒙》成為指定教材，稍後被廣泛用於聖彼得堡東方系與喀山大學東方系教學中。語法是逐步建立起來的，其第一個版本1828年或1829年寫成於聖彼德堡，出版在少數石印刊物上。該版本留存三份：兩份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檔案館，另一份存於俄羅斯民族圖書館¹⁷⁾。最終擴印出版物，是建立在乙阿欽特在恰克圖一年半執教工作基礎之上的經驗總結。

《漢文啓蒙》是俄羅斯出版的第一部漢語語法。首先是作為教學參考資料，也包括大量資料分析，彙集所有之前歐洲漢語研究經驗，並成為19世紀初最詳實的標準漢語說明。該書附錄中發表了代替漢語發音的俄羅斯西里爾及法語、葡萄牙語、英語注音注音表。該書序言中，乙阿欽特對其歐洲前輩的8部語法成果進行簡要分析，並將部分語法成果引用到其語法著作中：(1)《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話文典)，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著 (1703)；(2)《Museum Sinicum》，拜耶爾 (T. S. Bayer) 著 (1730)；(3)《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Latine et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中國官話)，傅爾蒙 (Etienne Fourmont) 著 (1742)；(4)《Notitia linguae Sinicae》(漢語劄記)，馬若瑟 (Joseph Premare) 著 (1831)；(5)《Clavis Sinica》，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 著 (1814)；(6)《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通用漢言之法)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著 (1815)；(7)《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漢文啓蒙)，雷慕薩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著 (1833)；(8)《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fabeto e grammatica comprehendendo modelos les diferentes composiciones》(漢字文法)，阿方索·貢薩爾維斯 (Alphonso Gonçalves) 著 (1829)。八種語法著作中，乙阿欽特認為馬若瑟、雷慕薩以及貢薩爾維斯的著作最為重要。如前輩一樣，乙阿欽特對印歐語系範疇中的書面漢語加以描述，並向讀者介紹中國傳統語文學，同時解釋運用文中補充說明及注解漢語語法學的概念。特別是得益于乙阿欽特，歐洲學術上首次介紹漢語語法理論發展以及劃分漢語單詞為實詞和虛詞的觀點。

1839年，乙阿欽特發表對本人語法的簡短補充，補充中對漢語語音發音的特性加以說明：“漢語字母分為：1) 出喉音及入喉音；2) 入喉音 3) 出喉音 <...> Б 發音接近 П 的發音，發音較硬。無字母 а，而字母 э 通常情況下用以代替 а 發音。(第1冊，第2頁)。輕聲及無聲發音。其

16) [Бичурин Н. Я.] Хань-вьнь ци-мын 漢文啓蒙. Китай 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Литография Гемильяна, 1835 (2-е изд. 1838).

17)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檔案7，目1，件32、33；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文獻部。收藏288，件2887。

實漢語中沒有這些字母……》¹⁸⁾。1847年，乙阿欽特·比丘林向俄羅斯地理學會呈遞了文章正文《論漢語正確發音》¹⁹⁾。儘管乙阿欽特引入的西里爾漢語注音方式獲得了廣泛推廣，該方式依然招致現代漢學家的猛烈批評。現代漢語學家認為，乙阿欽特的注音方式是建立在南方地區漢語發音基礎之上的²⁰⁾。

應重點指出，《漢文啓蒙》及乙阿欽特的其他著作，包括漢字在內，都是石板印刷術印製的。19世紀初期，巴黎、柏林以及倫敦，中國活字排版印刷術被應用於滿足書籍印刷需要，但在聖彼德堡用銅版印製的《Museum Sinicum》發表後，漢語文本書籍出版活字排版印刷術顯然未被採用。

19世紀初，外交家、物理學家，工程師、書籍收藏家巴維爾·利沃維奇·史林格（Павел Львович Шиллинг, 1786-1837），開始積累東方語言石印書籍出版物的經驗。1817年前後，第八屆傳教使團（1794-1807）學生、第十屆傳教使團（1794-1807）團長巴維爾·伊萬諾維奇·卡門斯基（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1765-1845），完成了由五種語言彙編而成著作《漢蒙滿俄拉丁語辭典》，辭典中單詞被“分類”排列，即按中國傳統的系統排列。П. Л. 史林格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這部辭典的出版工作中。在慕尼黑工作的九年裏，史林格接觸到了平版書籍印刷，並於1816年返回聖彼德堡，組建隸屬於外務部的俄羅斯平版印刷廠。1817年，該廠用於列印辭典首頁的石質範本準備就緒，共印刷4份首頁，之後由於官僚阻撓原因，印刷工作被迫停止²¹⁾。

繼5國語言辭典之後，卡門斯基編寫了幾部語言學著作。作為辭典編纂者，他試圖盡可能多、盡可能詳細地展現漢語會話及漢語文學中用到的單詞和句子。1818年，《拉丁漢語辭典》俄語版翻譯完成，該詞典是一位無名作者于1737年編訂的²²⁾。在中國生活期間，卡門斯基致力於辭典《五方母音》的翻譯工作，並稱該辭典為“京腔漢語辭典”²³⁾，同時致力於《漢蒙滿俄拉丁語辭典》²⁴⁾的編訂工作。《大漢俄例句辭典》第3卷的編訂工作佔用了卡門斯基大量時間，他決定出版該辭典²⁵⁾。該辭典中漢語單音節詞或雙音節詞的存在產生大量片語及語句（如：對於單詞“手”，作者在第三

18) [比丘林 Бичурин Н. Я.]. О произношении букв, входящих в состав китайских звуко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關於構成漢語語音字母的發音。漢文啓蒙補充語法)。聖彼德堡, 1839, 第一頁。

19) 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П. Е. 俄羅斯漢學史概論, 第137頁。

20) 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評論（1848）在：[賈斯特諾伊 Честной Д. М.] Записки и заметки о Китае (中國書面報告及短記)。序列字母A, 第1部分 //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文獻部。收藏273, М 2888 / I, 第219-249頁。

21) 詞典前四頁樣本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檔案24, 目1, 件1, 91頁。

22) Джун си дзы хуй. Лексикон латин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диалекта, в 1818 году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редложенный и выговор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литер снабженный (中西字彙。拉丁語漢語方言辭典, 1818年漢語字母發音被運用於俄語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檔案I, 目1, 件55, 1267頁)。

23)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第1類, 目1, 件46, 第1卷(210頁), 第2卷(119頁)。

2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檔案24, 目1, 件4, 322頁。

25)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檔案24, 目1, 件1(266頁), 2(284頁), 3(259頁)。

頁給出了附帶材料)，這就給讀者提供了在實例基礎上牢記漢語規則的可能。辭典中也會出現單獨內容，句子相當長，未按字母順序排列，例如，“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р и морей многообразны и бесчисленны 山海之資生最繁最夥”等。辭典收錄了各種術語，產生大量同義詞，在第二、第三卷卷尾，作為補充，眾多的宗教經文應運而生。

在俄羅斯，中國語文學發展的初級階段，俄羅斯辭典編纂者排列了按照拼音（字母）或語義的字典。1830年，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Захар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編訂完成《漢義通解》，該詞典是第一部完整的按照部首（字形）系統排列的漢滿拉丁俄文辭典²⁶⁾。列昂季耶夫，第十屆傳教使團（1821-1830）學生，因將 Н. М. 卡拉姆津（1766-1826）著作《俄羅斯國家歷史》最初三卷翻譯成漢語享譽國際。本文中提到的《漢義通解》，由15卷共計3560頁組成，由於序言中，列昂季耶夫斯基列出了所有用以構建他本人著作的辭典及參考資料，而且這些資料可以為當時的俄羅斯漢學家所使用，因此該詞典以辭典編纂觀點視角獲得了特別關注。這些辭典編纂作品中，列昂季耶夫斯基提到了《康熙字典》、《漢字西義》、M. de Guignes 編譯的《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Paris, 1813）、J. Klaproth 編譯的《漢字西義補. Supplement au dictionnaire chinois-latin du P. Basile de Glemina》（Paris, 1819）、《清文典要大全》、《清文鑑》、《清文彙書》、《清文補彙》、《清漢文海》。除這些已發表的辭典外，作者提到了乙阿欽特手稿版漢俄辭典，同時指出：“除這些參考資料之外，我在中國生活十年的時間裏，無不關注那些我覺得必須列入這部辭典裏的事情。作者的閱讀和對話成為我豐富的資訊來源，我從這些來源中得到了直到現在都沒有在任何辭典裏找到的東西。”²⁷⁾對於收入其辭典單詞詞義的確定，列昂季耶夫斯基廣泛地運用滿語翻譯漢語。辭典中的每個詞族符號，伴有大量由2個、3個或更多漢字組成的合成詞。列昂季耶夫斯基編纂的辭典，成為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語言學成果中最好作品之一。該辭典具有大眾性，如果印刷出來，顯著推動漢學的發展。本辭典拉丁部分將國際化。

上述以教學或記憶法為目的俄羅斯漢學家提供的諸多辭典編纂成果，列舉出豐富的語義複雜性，常見的為方便個人使用的工具書還有辭典“便捷手冊”²⁸⁾。巴拉第·卡法羅夫編譯的《漢俄合璧韻編》，是第一部全面的學術辭典，該辭典為閱讀、翻譯歷史及歷史文化文獻提供了可能。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巴第，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Палладий,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 1817-1878年）就讀於喀山神學院，之後轉入聖彼德堡神學院。1840年巴拉第隨第12屆傳教使團（1840年至1849年）被派往北京，後被任命為第13屆傳教使團團長（1850-1858年）。巴拉第在中國生活近30年，這期間完成了對歷史學、民族學以及語言特性研究。巴拉第發現並發表

26) Кига́й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 漢義通解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檔案館。第1類，目1，件73，3560頁。

27)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東方學檔案館。第1類，目1，件73，第7頁。

28) 阿列克謝耶夫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О роли рус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XIX в. 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關於19世紀俄羅斯漢學在詞典編纂中的作用)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ВАН СССР 蘇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短訊。第18期。莫斯科：蘇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1956，第82頁。

了若干罕見漢語手稿文獻資料，其中包括《元朝秘史》，此外他還研究佛教、地理史、音韻學等²⁹⁾。巴拉第一生致力於《漢俄合璧韻編》³⁰⁾的編訂，而該辭典直到他過世十年之後才得以出版。該辭典的出版工作由柏百福（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 巴維爾·斯捷巴諾維奇·波波夫，1842-1913）完成，柏百福時任駐北京俄羅斯外交使團翻譯，之後任聖彼德堡大學教授³¹⁾。巴拉第《漢俄合璧韻編》中漢語辭彙意義注解頗為精準。對於通常情況下，歐洲人比較難理解的單詞，百科全書式博學、語言學直覺，使筆者能夠選擇此類單詞更準確的意義，並運用俄語手段將其表達出來。巴拉第設法找到了屬於儒家歷史主義及歷史邏輯、道家哲學及禮教、佛教教義及密宗等術語的界定。辭典按俄語字母進行排列。巴拉第制訂了用於漢語注音的西里爾系統，俄羅斯漢學一直沿用至今。辭典辭彙引申出23000個詞族符號。在序言部分列舉了辭典諾幹極為重要的史料：《詩韻音義註》（1803），《韻綜》（1804），《佩文韻府》（1705），《駢字類編》（1739），《諧聲品字箋》（1676），《字貫》（1774），以及歐洲人編寫的辭典：“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 Wells Williams 著（上海，1874），《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J. A. Gonçalves 著（澳門，1833），修士大司祭阿夫瓦古姆（Аввакум Д М Честной 賈斯特諾伊）的手寫的字典³²⁾以及 В. П. 瓦西裏耶夫的著作《漢語漢字字形系統》³³⁾。

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羅斯漢語學家按字形系統編譯的諸多辭典，是基於傳統漢語漢字部首筆劃檢索原則編譯的。1856年，В. П. 瓦西裏耶夫（王西裏）發表《漢語漢字字形體系》³⁴⁾。辭典

29) 巴第（Палладий 巴拉第）知名著作：[卡法羅夫 Кафаров П. И.]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ы（佛教傳記）//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駐北京俄羅斯傳教團士著作集 卷 I。1852，第385-489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древнего буддизма（古代佛教歷史概況）// 駐北京俄羅斯傳教團士著作集 卷 II 1853，第99-168頁；Старинное монголь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關於成吉思汗古老的蒙古傳說）// 駐北京俄羅斯傳教團士著作集 卷 IV，1866，第3-258頁；Си ю цзи или 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на Запад（西遊記）// 駐北京俄羅斯傳教團士著作集 卷 IV。1866，第260-434頁；О магометанах в Китае（伊斯蘭教徒在中國）// 駐北京俄羅斯傳教團士著作集 卷 IV。1866，第437-460頁；Elucidations of the Marco Polo's Travels in North-China, drawn from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1876, p. 1-54;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а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Китаю（司祭巴爾拉吉·卡法羅夫之評述馬可波羅在中國北方）。聖彼德堡，1902；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伊斯蘭文學在中國）。聖彼德堡，1887（抽印本）。

30)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漢俄合璧韻編，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бывшим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архимандритом Палладием и старшим драгоман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П. С. Поповым（漢俄合璧韻編），北京傳教團前負責人司祭巴第及帝國外交使團駐北京翻譯官 П. С. 波波夫合著。北京，1888。

31) П. С. 波波夫進行了大量詞典發行籌備工作，但是他對於詞典內容“外來引喻及詩意對比”的補充，卻遭致同時代漢學家的強烈批評。（阿列克謝耶夫 В. М. 關於19世紀俄羅斯漢學在詞典編纂中的作用。第82頁）。

32) 該詞典本文作者尚未找到。

33) Васильев В. П. 瓦西裏耶夫（王西裏）。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Составлен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удентов（漢語漢字字形體系。學生教程漢俄詞典初編）。聖彼德堡，1867。

34) 首次發表於：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教育部雜誌）。1856（12），第1-26

漢字檢索字形體系建立邁出全新的一步，稍後該系統有了“俄羅斯字形體系”的名稱。B. П. 瓦西裏耶夫在個人文章中指出，他本人編訂的漢字檢索系統，是以 J. M. Callery 於 1841 年在澳門發表的著作《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e》為依據的。

瓦西裏耶夫（瓦西裏·巴甫洛維奇·瓦西裏耶夫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俄羅斯第一位漢學佛學家，1850 年在喀山大學任教。作為第 12 屆傳教團（1840-1949）成員，瓦西裏耶夫以學員身份在中國生活了十年。此後，1855 年，喀山大學漢、滿語教研室遷入彼得堡並成為東方語言系的一部分，瓦西裏耶夫任該系常任負責人，時年 45 年。瓦西裏耶夫對眾多研究領域抱有興趣：中國宗教學、文學、歷史、地理等領域都屬於其研究範圍。瓦西裏耶夫對中國及中亞歷史地理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很遺憾，有關該課題的諸多文章始終未發表：《中亞東部 10 至 12 世紀歷史概況》（23 頁，1857）、《東部居住區或前中國土耳其斯坦列表》（25 頁）、《伊寧（出自旅行劄記）》（2 頁）³⁵。1845 年，瓦西裏耶夫完成作品玄奘《大唐西域記》的俄語翻譯，遺憾的是該作品同樣從未面世³⁶。

瓦西裏耶夫是一位熱衷於漢學的學校教育者。他認為編制有助於學生快速良好掌握漢語的學科教材及參考資料是自己最主要的教學任務，因此他的辭典編纂作品和針對漢字快速記憶教學方法研究緊密相連。瓦西裏耶夫出版了部分漢滿語教學參考資料及辭典。在語言學發展中，利於當代最重要的漢語語言學著作，當屬《中國象形文字解析》、《漢字字形系統》。《中國象形文字解析》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包括《關於語言一般概念》（1881）和《漢語辭彙符號初建（漢字）》（1886），第二部分為《漢語文字學基本原理》。該著作包含了極為重要的中國語音學、詞法學及文字學方面的知識。瓦西裏耶夫的著作《漢字的字形系統：第一部漢俄辭典試編》（聖彼得堡，1867）主要為學生學者考慮，發表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漢字排列系統表組成；第二部分由 467 頁辭典文本組成。辭典中的漢字按發音原則分組，但是每組漢字自身是按新辭典中更易於記憶和檢索的漢字組成部分象形系統排列的。

稍後，第 14 屆傳教使團前學員德米特裏·佩修羅夫（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ещуров, 1833-1903）引用該系統編著簡明《漢俄辭典》（1891），並將該詞典定為大學生教學參考資料，三次進行再版。當時，簡明《漢俄辭典》是俄羅斯唯一一部可攜式漢語辭典。後來，日本佛學家 O. O. 洛冉堡（Отгон Оттоно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 1888-1919）³⁷和漢學家 В. С. 卡拉卡洛夫（Всеволод Сергеевич Колоколов, 1896-1979）對瓦西裏耶夫字形體系加以完善。在瓦西裏耶夫字形體系基礎上，王雲五（1888-1979）³⁸創立了四角檢字法。俄語字形體系成為進一步形成幾

頁。

35)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部。檔案 775，目 I，件 91，147，150。

36) 譯本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檔案 775（B. П. 瓦西裏耶夫收藏），目 1，件 8。（12 本，總計 334 頁說明及附圖）。

37) Rosenberg, O. Arrange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an Alphabetical System. Tokyo, 1916.

38) [卡拉卡洛夫 Колоколов В. С.] Кратк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 графической

乎所有漢俄辭典（除注音辭典外）的基礎。1983-1984年，由以В. М.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И. М. 奧山寧（Илья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шанин, 1900-1982）為首的大型創作團隊編寫的《大漢俄辭典》（«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第四卷正式出版，該辭典同樣引用了瓦西裏耶夫字形體系。按照這一系統收集在辭典裏的漢字右下角有如下筆劃順序：1）橫，2）豎，3）撇，4）捺，5）點。

18-19世紀俄羅斯學者漢語研究中一大主要貢獻，就是按照語義、語音及字形系統編寫辭典。辭書學是俄羅斯漢語語言學家這個時期成就的主要領域。儘管有部分中國文學和語言的專題文章得以發表，俄羅斯漢學家主要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歷史、法律、地理方面。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俄羅斯沒有再出現過與比丘林《漢文啟蒙》意義相當的語法特性作品。直到19世紀末，該語法依然是聖彼得堡大學漢語教學主要的參考資料，該校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史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與遠東地區國家間的國際經濟聯繫得到迅猛發展，其中，俄羅斯與中國面臨關於培養專家實踐家、漢語翻譯必要性問題。為此目的，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建立東方學院，聖彼得堡大學漢學畢業生 П. П. 施密特、А. В. 魯達科夫、А. Г. 格列比翁希科夫等人的學業開始於此。史密德撰寫的《中文文法論文》帶來了俄羅斯漢學語言學的全新時代。

П. П. 施密特（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Шмидт, 1869-1938）于1891年就讀於莫斯科大學歷史語言學系，翌年轉至聖彼得堡帝國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攻讀漢滿蒙語課程。畢業後他在中國旅居四年，諳熟中文並對漢語語音進行深入研究。當時正值北京大學創立之初，他是俄文系首批教授之一，並於北京出版本人第一部著作³⁹。施密特曾在東方學院教授中文課，於1902年出版《中文文法論文》之後，相繼出版若干教學讀本及手冊⁴⁰。十月革命之後，施密特遷居里加並創辦拉脫維亞大學。

《中文文法論文》始於語言學序言漢語研究，該序言詳細介紹了其他地方作者歸入詞根的漢語

системе, включающий важнейшие военные термины 字形體統簡明漢俄詞典，該詞典含有重要軍事術語。莫斯科：蘇聯大百科，1935。

39) Schmidt, P. Der Lautwandel im Mandschu und Mongolischen // Journal of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Vol. IV (1898), s. 29-78.

40) 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Опыт мандари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 текстами для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обие к изучению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官話語法操習文本初編。漢語會話北京方言教學參考資料)。第1-2部分。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1914，1915）；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Китайск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книги 漢語經典著作。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2；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Начальные чтен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漢語初級閱讀)。符拉迪沃斯托克，1902；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дл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初級教學漢語文選(讀本))。符拉迪沃斯托克，1902；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漢語語言學研究序言)。符拉迪沃斯托克，1902。

語言。該著作主要注意力集中於語音上。一戰及1917年十月革命結束後，1920-30年代，漢語語言學在俄羅斯（蘇聯）發展迅猛，其時期特徵是：對於將象形文字、漢字書寫譯為拉丁語以及語音學、方言學、語法學、辭典編纂學理論問題。對於現代漢語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古代漢語的關注；因此研究現代漢語不僅要從實踐出發，而且要從學術目的出發。聖彼德堡－列寧格勒漢語語言學形成上，伊萬·亞歷山大羅維奇博杜恩·德·庫爾德內（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Jan Niccislaw Ignacy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的通用理論觀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認為，語言是一種集體思維過程（語言活動），但不是一個靜態系統。А. И. 伊風格及Е. Д. 波里萬諾夫（《現代漢語語法》，1930年）⁴¹⁾、В. М. 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象形文字書寫及其拉丁化》，1932年）⁴²⁾、Ю. В. 布納科夫（《漢語文字》，1940年）⁴³⁾、А. А. 龍果夫（《漢語》，1940年）⁴⁴⁾，之後是 Ю. К. 舒茨基、А. Г. 史柏林岑、Б. К. 巴什科夫及其他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同屬於這一時期。在語音學、音韻學、方言學以及稍後的語法學發展領域，А. А. 龍果夫（1900-1955）及 Е. Д. 波里萬諾夫的著作扮演了特別的角色。《現代漢語語法》中，波里萬諾夫研究語音理論，提出音節劃分的概念，並建立了複合詞理論基礎，稍後其他學者將其理論加以發展。

1940-60年代，理論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漢語語法結構研究上。1952年 Н. И. 康拉德在文章《論漢語》中關於“漢語單音節現象、無形態變化現象”以及關於“文中缺乏語法類別”的理論遭致批駁⁴⁵⁾。1952年，А. А. 龍果夫的巨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一部，會話部分》出版⁴⁶⁾。該學術論文中，作者對於“漢語中會話部分的存在”所進行的論證，並未採用形態學準則，而僅僅是從單詞句法的特性出發。龍果夫的著作不僅對漢語研究有重要意義，同時使本來孤立的語言得以拓寬。在漢語語言學所有領域，А. А. 龍果夫都留有極具價值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具有專業性意義，而且具有基本理論意義。在中國，龍果夫的學術成果具有良好的聲譽，其中部分成果被譯成漢語。中國及東南亞古漢語、方言學及語言類型學研究員 С. Е. 雅洪托夫繼續了龍果夫研究的理論。С. Е. 雅洪托夫對虛詞的語法分類法加以研究，描述了現代漢語句子成分體系。Н. Н. 卡羅特科夫的著作中，現代漢語及古代漢語語法問題得到了說明。1957年發表的漢語彙編及學

41) Иванов А. И., Поливанов Е. Д.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30 (Труды МИВ. Т. XV).

42)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латинизация. Л., 1932.

43) Бунаков Ю. В. Китай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 Китай.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Л., 1940, с. 351-384.

44) Драгунов 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 Китай.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Л., 1940, с. 343-350.

45) Конрад Н. И. О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52 (3), с. 45-78.

46) Драгунов А. 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I. Части речи. М.-Л., 1962.

術論文集如下：B. И. 果列羅夫《實用漢語語法》⁴⁷⁾、B. M. 索恩傑夫《現代漢語概況》⁴⁸⁾、M. K. 魯米亞傑夫《現代漢語中的句子主語》⁴⁹⁾、C. E. 雅洪托夫《現代漢語中的動詞分類》⁵⁰⁾、B. C. 伊薩彥科《漢俄語音辭典試編》⁵¹⁾。

近幾10年來，漢語語言學發展按照下列方向發展：漢語體系總體問題（H. H. 卡羅特科夫、Ю. B. 羅日傑斯特萬斯基、B. M. 索恩傑夫、C. E. 雅洪托夫）；語法學（B. И. 果列羅夫、A. M. 卡拉別蔣茲、H. H. 卡羅特科夫、A. Ф. 科多娃、И. С. 梅裏尼科夫、Ю. B. 羅日傑斯特萬斯基、B. M. 索恩傑夫、H. B. 索恩傑娃、M. B. 索弗羅諾夫、譚傲霜）；詞彙學（B. И. 果列羅夫、И. Д. 科列寧、A. Л. 西敏納斯、A. A. 哈瑪多娃）；古漢語語法學（Т. Н. 尼基金娜、M. B. 劉克夫、C. E. 雅洪托夫）；語言史、古代漢語語法（И. С. 古列維奇、И. Т. 所格拉芙、M. B. 索弗羅諾夫、M. B. 劉克夫）；方言學（A. H. 阿列克薩辛、O. И. 薩維亞洛娃、M. B. 索科洛夫、M. B. 索弗羅諾夫、Ю. B. 諾夫戈羅德茨基、C. E. 雅洪托夫）；語音學及音位學（H. A. 阿列克薩辛、Т. П. 薩多彥科、H. A. 斯彼什涅夫、M. K. 魯米亞傑夫、M. B. 索弗羅諾夫），謝爾蓋·斯塔羅斯金（С. А. Старостин）帶來了古漢語音位學研究的重大貢獻，他也從事歷史比較語言學和語系之間建立同屬關係研究。

47) Горелов В.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57.

48) Солнцев В. М. Очерки п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М., 1957.

49) Румянцев М. К. Предложение-подлежаще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57.

50) Яхонтов С. Е. Категория глагол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Л., 1957.

51) Исаенко Б. С. Опыт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фоне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М., 1957.